

一、邂逅小流光

溫風燈

第一次邂逅螢火蟲，是在花蓮夜晚的佐倉步道。那時與保育社投宿於步道附近的民宿，整頓好行李後，有人就提議要夜探，持著手電筒與一顆探索的心，我們便出發了。

走上佐倉才知道，這步道是完全沒有照明設備的，也因為沒有，夜行性的小精靈才願現身。當我專注用下載來的手電筒LED試著打亮前方的漆黑時，瞬間聽到一驚呼「螢火蟲！」四散的社員此時一致朝聲音的來源看去，一隻，唯獨的一小流光，沿著溪澗山壁婆娑。這時科技的光線逐漸暗去，目光全注視那流動的光。「已經十一月了，還會出現的螢火蟲應該是山窗螢吧！」其中一名社員這樣呢喃著，「山窗」未免太詩意，就像山野中的住家，從窗戶照射出的光，指引迷失的山客一個方向。

山窗螢隨行我們十幾分鐘，直到遇到了另一隻，彼此盤旋不再往前，我不斷回頭看著那一閃又一閃的小流光，覺得很不可思議，好像浩瀚夜空中偶見的流星不斷飛動，還是一對星子「引類欲相輝」，好像有什麼生命訊息要告訴我，但為了不要落單，我繼續向前，而手機螢幕遲遲沒有亮起。

再度看到螢火蟲也是在花蓮，地勢更高的天祥，站在教堂的頂樓，看著牠流洩下來。這次僅見到一隻，時序已進入防寒的十二月，在斗滿的星空下，這隻冬螢未免落寞，或許是被流放的星子，寂寞的旅人或文人，盯著盯著，不久便消失於墨色裡。

母親說走出巷弄的馬路旁的稻田，在她小時候有很多「火焰蟲」，那時候冬天仍會結霜於小草上，就是因為牠們曾經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前幾年小鎮開通的新路，就用了牠們的造型當路燈。散步經過時，我困惑地直呼「蟑螂啊！」少年的無知到如今的回憶，深覺這群小流光既有與害蟲相似的外表，卻在黑暗的世界中給人迷人的幽光。

今年四月，趁服役休假，跟隨攝影愛好的朋友前往北埔賞螢。他說那裡是他高中同學的老家，不會有遊客來。我想這就是所謂的「祕境」吧！在跟隨的途中一直有點小緊張，路徑愈來愈陡，究竟滿坑的小流光會是何等景象？天色其實還未完全暗，但有幾隻已按捺不住閃起光了。從第一隻到第二隻第三隻……有別於秋冬看到的，此時看到的是一明一滅，內心也跟著一喜一驚，腳步緩緩地，進入荒野中。

當夜色真正由淡轉濃，閃動的流光不停現身，我獨自佇立在邊緣，比起朋友們背著鏡頭，不斷游動想要找出最好的拍攝點，自己身無障碍物，欣賞著最自然的光舞秀。再晚一點，連水泥小徑兩側也在閃動了。古人寫道「熠熠與娟娟，池塘竹樹邊；亂飛同曳火，成聚卻無煙。」牠們沒有如煙火般的燦爛，震耳的音效，但是那在黑暗中一點一點凝聚的小流光，彷彿有股力量、一閃又閃的希望，不禁讓我想到幾年前的盛夏，我與數十萬人用手機螢幕，彼此輝映在凱道上，堅強，又溫暖。

二、雲端的小農朋友

張曼娟

每當我從市場經過，那些在市場最外緣，將菜擺在地上賣的本地小農，最能吸引我的目光，令我停下腳步。天還沒亮就從土裡挖出來的竹筍，用一塊油布攤在地上，供人挑選，我還沒彎下腰，已經想像著雞腿蛤蜊湯，有多麼清甜。再走兩步，老阿嬤一早採摘的小韭菜，氣味濃烈，是父親喜歡的韭菜水餃餡料。阿嬤又把一旁的珠蔥推銷給我，自從在明池山上朝拜了神木群，吃過珠蔥炒蛋，便念念不忘。

過兩天，阿嬤的地攤上竟然出現一小把香椿，我的內心澎湃激動起來，嫩綠帶黃的葉片，看起來真是亭亭可愛，又有多少人會認識它呢？它可是我的舊識啊，童年時去父親的朋友家裡拜訪，他們採下了自家種的香椿樹頂端嫩葉，涼拌豆腐。大人們都說「好吃好吃」，然而這種陌生的氣味很獨特，一時之間無法分辨自己喜歡還是不喜歡。當我們告辭回家時，又得到一包現採香椿伴手禮。父親珍而重之地放進冰箱裡，有時拌豆腐，有時炒蛋。味覺也許是可以訓練的，我的感官終於被收服。當身邊的外省長輩漸漸凋零，已經很久沒有再見香椿了。我買下那一小把葉片，帶回家去，該怎麼料理？就讓33歲的父親作主吧。

某些農作物會在特定的季節出現，勾起我們的往日情懷，就好像成熟後的金黃色稻田，風中吹來的稻香氣息，總能讓我感到鬆弛，走在田埂上，就像走在返回童年的通道，因為，我的童年是在稻田環繞中度過的。在小學堂裡和八、九歲的孩子講漢字的故事，我對他們說：「秋天是收穫的季節，你們看『秋』這個字，左邊是一個『禾』，指的是農作物，右邊是一個『火』，為什麼是這樣的組合？」有個孩子搶答：「稻子收割完就要把田地燒掉。」啊？要燒掉喔？那稻田不是很可憐？」另一個孩子說。「我猜想，造字的人可能看見成熟後的稻田、麥田、高粱田都是金黃色的，陽光照射下就像火一樣的燃燒，所以才造了這個字。」我說，但我確實只是猜想，所有對於字的解釋，都只是臆測而已。

後來，某次深秋的旅行，萬聖節前來到舊金山的南瓜農場，遍地是堆積的南瓜，大小、形狀不一，躺在枯黃的草地上，金黃燦亮，無限綿延，在藍天白雲的晴空映照下，真的像極了一團團燃燒的火焰。

我原本並不喜歡吃南瓜，近來卻發生了改變。因為種植有機釋迦的小農與我連絡，告訴我種植釋迦時，為了抑制雜草的生長，於是栽種南瓜。或許是因為土地肥沃，遵循有機農法種植的南瓜，竟然大豐收。上尖下圓，呈現灰黃顏色的南瓜綿密香甜，非常好吃。我把南瓜送給朋友，對她說：「這是南瓜護衛，守護著釋迦公主的，妳嘗嘗看。」朋友說她只是放進電鍋裡蒸熟，香軟甜蜜，從來不吃南瓜的老公，都忍不住一口又一口。她問我南瓜是從哪裡來的？我告訴她，釋迦和南瓜都是從臺東太麻里來的。去年秋天我去臺東辦活動，逛到鐵花村附近的市集，看見一個戴眼鏡的小農在賣釋迦，年幼的孩子在一旁遊戲，他細心解說了不用除草劑的有機栽培方式，我買下一盒好吃的釋迦，也加了他的LINE。

我原本是極孤僻的人，最不擅長交朋友，為了吃到好東西，竟然多了幾位雲端的小農朋友，為我傳遞季節中熟成的訊息。

三、鉛筆尖的幸福記憶

賴光真

每個人總會對一些特定的人事物有著特殊的記憶。這些特殊記憶的人事物一旦從心底竄出，或被喚醒，莫名地會牽動我們嘴角上揚，滲出絲絲微甜感覺，這應該就是每個人的幸福記憶吧。

有些人的幸福記憶是熱騰騰冒著蒸氣的火鍋，有些人的幸福記憶是毛毛雨中共擠傘下的身影，有些人的幸福記憶則可能是一張張承載祝福的卡片……但對我而言，我的幸福記憶卻是削尖的鉛筆。

我對削鉛筆特有癖好，尤其更喜歡用削鉛筆機削出來，尖尖的鉛筆。鉛筆插入削鉛筆機，一手壓住，一手轉動把手，繞個幾圈，「喀拉喀拉」幾聲，便能神奇地獲得一枝尖得不得了的鉛筆。削鉛筆機削出來的筆尖，渾然的圓率，均勻的斜度，真是一種無瑕的完美線條。

不知怎麼地，用這樣削尖的鉛筆，寫出來的字就是特別工整漂亮，考試成績也特別的好。

小時候家境不好，削鉛筆機並非家裏願意購買的文具，所以多半還是用一般刀片來削鉛筆。很久以前，小學生的鉛筆盒裏，必定都有一把「手牌」刀片，客家話管它叫「洋刀」（小時候我都以為是「羊刀」，百思不得其解它跟「羊」有何關係，一直到成年，我才意識到原來是「洋刀」）。用這種刀片削鉛筆，力道不太好拿捏，小學生技術欠佳，多半削得好似狗啃。

除了洋刀之外，我的故鄉銅鑼，鄰近木雕之鄉三義，父親因緣際會也從事過雕刻工作。雕刻師傅的工具當然就是各式各樣的雕刻刀，我童年時代的鉛筆，便常用家父的雕刻刀來削。國小時代，每逢月考，考前都要慎重地用心準備好鉛筆，有一回考前，父親發現我鉛筆盒裏有三枝新的長鉛筆、兩枝用了比較久的短鉛筆，還鄭重其事地建議我多帶一枝或少帶一枝，以免考試有個「三長兩短」。

削鉛筆也勾起我小時候一樁蠢事的記憶。二年級時，班導師請產假，來了位學體育出身的男老師代課。男老師比較不擅長帶低年級班，常常一堂課沒多久就把內容講完了。有一回講完課還等不到下課鐘響，老師突發奇想，便說要幫我們小朋友削鉛筆。同學們興奮不已，紛紛在老師的辦公桌前排隊，我當然也不例外，但是鉛筆盒中的鉛筆筆芯都還很長，擔心老師不幫我削，因此故意統統弄斷，然後跑去排隊。

沒多久，下課鐘響，老師宣布服務告一段落，我只好帶著斷筆悵然回到座位，第二節老師要我們寫功課，我還得向隔壁同學借筆。後來回到母校任教，當年這位老師還在學校教書，聽我談起當年的蠢事，哈哈大笑。

曾幾何時，買削鉛筆機不再是難事，一節一節能換筆芯的自動鉛筆開始流行，後來進化到用手壓推出筆芯的款式，削鉛筆開始不再是小朋友的必然記憶。迄今，人們偏愛使用原子筆或鋼珠筆；更甚者，電腦取代了紙筆，拿筆寫字的機會愈來愈少，削鉛筆在許多人心目中，大概已經淡忘殆盡。

不過，偶爾需要寫字，我還是很喜歡拿起鉛筆來。而在寫字之前，總要先把鉛筆插入削鉛筆機中，痛快地轉它幾回，把筆端削得如針尖，湊在眼前欣賞欣賞它的完美，然後再滿心歡喜地寫字。幸福，夫復何求？

四、當野薑花不再香

林美珍

野薑花在貢寮的鄉間小路綻放著，很美，很香，總是散發一股高雅迷人的氣息，常博得路人的讚歎聲。每年總在特定的季節裏默默地開著，她淡淡的清香，是路人向她行注目禮的主要原因。

如果有一天，野薑花不再香了，還會有人注意她嗎？

「你媽媽年輕時，美得像一朵花呢。」無論我認識或不認識的人，都會如此跟我說。現在看著我的媽媽，依稀可見她年輕時的風采，只是多了一些皺紋。曾經她就像我喜歡的野薑花，認真堅守自己的崗位，培養自己的氣息，綻放自己的神采。

媽媽在二十歲時，就從福隆山上嫁到貢寮來，陸陸續續生了八個孩子。爸爸務農，媽媽除了擔任家管外，也要肩負幫農工作，有時還得出外兼打零工來改善家庭經濟。古代有「聞雞起舞」的祖逖，現代有「聞雞煮飯」的媽媽，聽到媽媽洗大鼎蓋的聲音，應該是凌晨四點鐘吧。媽媽準備十個便當，兩個妹妹雖未讀書，但仍在家帶便當，因為中午沒人可以做飯給她們吃，「只要翻開大鼎蓋，裏頭就有便當可以吃了。」媽媽交代著，日復一日……

如果沒有工可以做，那怎麼辦？媽媽腦筋動得快，靠山吃山，到山上砍竹子吧。吆喝全家總動員，即使是上課天，放學後也要去山上挑竹子下來賣。連讀小學一年級的妹妹也加入這樣的行列，按照年齡高低依次減量，最小的妹妹挑三十支，而媽媽挑了三百支，當時孩子們走一趟，她走三趟。有這麼賣命的媽媽，你不做也會不好意思的。

每次過年過節，這位聞雞煮飯的媽媽，可是不按牌理出牌的。因為她比雞還早起床，凌晨兩點起床，做孩子們最喜歡的粿或點心，隨著不同的年節有著不同的粿。她的手藝可是人人稱讚的。記得一次，我在電話裏頭和高中同學聊天，說我最喜歡吃鹹的油飯，第二天早上，飯菜上即出現油飯。那天，我的心一直暖暖的，在冷冷的冬天裏。

農忙時節，媽媽似乎都不會累，早早就起床：煮飯、煮點心，然後和爸爸一起下田工作，不管是插秧、除草、收割，她可是樣樣都拿手。工作兩小時後，才叫我們這些孩子們起床幫忙。晚上又忙著稻穀的處理，又很晚才睡，要我們早一點去睡。以前，我一直認為媽媽好像農忙時特別興奮，不太睡覺的。

有一年元宵節夜晚，我從臺北返家，在貢寮火車站時，我打電話回家，因爸爸不在家，媽媽又不會騎車，我就跟媽媽說：「那我走路回家好了。」走著走著，忽然看到有人提著燈籠，旁邊有幾盞小燈籠，又聽見大人、小孩的呼喚聲，原來媽媽帶著小姪子們提著燈籠來迎接我了。當下，我熱淚盈眶，是思家之情崩潰？抑或是受到媽媽的舉動感動不已？事後想想，媽媽實在太可愛了。當時，我應該和媽媽合演一段歌仔戲，才夠味。

時間總是不經意的從指尖滑落，所謂的「苦」日子過去了，昔日嗷嗷待哺的小孩，現在也懂得反哺，只是……

「媽，我回來了。」下班回家，看見媽媽露出一絲的微笑，只是在她腦海記憶中，是否真的按下我的快門，將我記住？在她的腦波裏，是否記起一絲絲她含辛茹苦的扶養八個孩子的苦與樂？

當野薑花不再香時，人們總會問起那清香何處去？曾經駐足在人心中的香氣，總讓人懷念不已，也讓人懊悔為何當時不多珍惜她所散發出的幽香？臺灣有許多很美很香的野薑花，盼人們多多珍惜呀。

五、說好話，不如把話說好

洪蘭

現在過年的氣氛愈來愈淡了，今年更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，街上沒行人，學校也取消了團拜和春酒，年味就更淡了。但是過年是我們中國傳統的文化，幾個要好的同事便相約在開學前來我家包餃子充當小春酒。在吃餃子時，一個同事嘆氣說：現在老師真難為，要負責學生一生，即使畢業結婚生子了，學生不好，還是老師的錯。大家聽了很好奇，怎麼會呢？這未免太離譜了。

原來她的一個學生嫁給了她表姑的兒子，她的姑媽身體不好，所以對不吉利的話很忌諱，尤其過年的時候。正巧過年那幾天，天天豔陽高照，把姑媽陽台的花都曬枯萎了，這個學生看到了，就好心去拿水澆。老人家一看到，馬上阻止，說現在太陽太大，澆水花會燙死，等太陽下山再澆。這個學生半信半疑，暫時停了手，想不到黃昏澆水後，第二天花葉果然又挺起來了。

她很驚訝地跟婆婆說：「這花好厲害呀！我以為它死定了，想不到它跟您一樣，都是撐著不死」。老姑媽一聽就生氣了，打電話罵我同事：「你們大學是怎麼教學生的？我活得好好的，怎麼說我是撐著不死？」同事委屈的說：「我們課都教不完，哪能管到學生的口無遮攔？教說話不應該是父母的責任嗎？怎麼怪到老師頭上來了？」大家聽了都笑起來。

的確，現在學生古文讀得少，社會歷練又不夠，說話常不分輕重。有同事便說：「說好話，不如把話說好」。

這句話說得太對了，很多人職場不順利就是因為不會說話，明明一句好話，別人聽了卻火冒三丈，原來馬屁拍到馬腿上了。

那麼，怎樣才能讓學生把話說好呢？父母平日要把孩子帶在身邊，出去應酬時，隨時指點教導。當然也要看這孩子夠不夠機靈、會不會察言觀色。一般說話要不得罪人，就要切記不揭人之短，不誇己之長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自己聽了會不舒服的話，就不要講給別人聽。

若社會經驗不足，又沒有人可以指點的話，就要多看小說。好的小說都是反映社會各層的生活，看到書中人物如何禍從口出，自己就要警惕，話到舌邊留半句。我以前不知道什麼叫拍馬屁，看了《紅樓夢》裡對王善保家的和周瑞家的描述後就知道了。

其實，會不會說話不是在於說些什麼話，而是有顆不使人難堪的善良心。曾有個護理師說，護士節時，她要去接受表揚，但交班遲了，典禮已經開始了。她匆忙趕到禮堂，進去看門邊有個空位就趕緊坐下去，這時有個學姐過來，拍拍她的肩膀說：「學妹，這個位子你現在還不能坐，是給資深護理師的，再過幾年你就可以坐了」。她說她非常感激這位學姐，指出了她的錯誤又沒有傷她的自尊心。

會說話真是太重要了，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惡語傷人六月寒」，與其說些言不及義的場面話，不如真心關懷人家，真心話永遠是最好的話。

六、別有天地空山間

莊雲惠

喜歡這座小山，走起來平緩，不致氣喘吁吁，挺適合體能無法負荷激烈運動的我。也許是錯開了人群，每次來的時候都冷冷清清，好像獨佔了山林，連呼吸都可以嗅到青草淡香散逸於闌靜小徑，又竄流於野花青葉間的氣息。

對於久居都會區的我來說，這種獨享似乎顯得格外奢侈。早已習慣穿梭於人群車陣，離開家門走出巷子，方圓數十公尺就有便利商店，再走不遠還有超市和大賣場，時時喧囂的聲響猶如不斷奔騰的河水，滾滾湯湯地流成生活日常。我好像是被它們餵養習慣，即使佈滿了俗世氣味，還安慰自己：「這人間煙火，才是現實面相！」然後抖一抖塵埃，繼續遊走於家宅與都會之間。因此，一旦進入山林，漫步於幽徑，便彷彿從繁華世間落入幽祕仙境，先是感覺場域變化的異樣氛圍，不一會兒便欣然領受，並暗自竊喜能夠全然懷抱一片綠野，任心思盡情地遨遊其間，享受獨有的歡愉與輕盈！

「春去花還在，人來鳥不驚」，其實孑然的我才是外來的入侵者，因此，腳步要輕輕地踩著，讓歡快鳴叫的山鳥繼續高歌，不要驚擾了這裡的「原住民」。空山無人語，微風輕吹，吹落了一朵、兩朵、三朵樹花，更奇妙的是，不偏不倚就落到跟前。這不是「一期一會」嗎？我與花兒以一種絕靜模式悄然邂逅，它似乎刻意讓我看見，要我在心無所求的廓清空明中，打開所有感官去觸及，並領受大自然所致贈的禮物。

這時，我儼然是一個豐盈的行旅者，收藏著不期而遇的驚喜。心想，亙古時空、滾滾紅塵，竟然有山花在我經過的某一時刻與我相遇，「這樣多好呀！」不用太多，多到難以負荷；不要太滿，滿到無法盛裝；不要太瑣碎，瑣碎到難以縫綴；也不能太輕慢，以致錯失了許多善念美行。恰到好處就是最佳狀態，不管是空中之音、水中之色或花中之顏、樹中之姿，一旦擦身而過時能被看見，亮麗視野，開闊胸襟，在失望時激起希望，黯淡時看見色澤，挫折後新生勇氣，若能如此，哪怕只是短暫相逢，也應欣悅感恩啊！我喜歡這有如清泉滌淨一身塵埃重獲潔淨的舒暢，同時吸納了山的幽深與柔靜，再度注入充沛能量，即使回到人聲喧鬧、車陣奔馳中，也不會迷失潛藏於內心嚮往平和的初衷。

吟誦唐代詩仙李白的詩：「問余何意棲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閒。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。」漫行於別有天地的山間，虔心領略專屬於自己的絕靜時刻與絕美空間。

「絕」有「極、甚」之意，用它來形容靜與美，或許過於極致，但這棲停於心靈深處的清歡，是我獨享而難以言說的私密幸福！

七、清心苦味

韓良露

年幼時陪阿嬤上龍山寺，阿嬤總會順道去青草巷喝涼茶，阿嬤替我叫杯甜甜的青草茶，而她自己總是喝苦茶。有一回，我好奇喝了一口苦茶，當場大叫「好苦喲！」眼淚幾乎掉了下來，事後我十分不明白地問阿嬤幹嘛要自找苦吃，阿嬤說我小囡仔不明白苦味對身體最好，外婆說苦可清心，又說苦味消逝前會回甘。

阿嬤說的道理，我可是花了好多好多年頭後才逐漸明白，而當我明白時，我也同時發現自己的青春已一去不復返了。

似乎，在青春期之前的我，從來是不碰苦味的；不喝苦茶，不愛吃苦瓜，但慢慢地在沈浸於酸甜辣鹹多年後的我，有一天卻突然發現苦味好比意外的旅客般敲醒我的味蕾之門，苦味的拜訪帶來的是深沈厚重的感受，那種滋味留在喉頭最隱秘幽微的地方久久不散，當苦味慢慢離開後，竟然留下淡淡的清甜。

當時我想起阿嬤說的話，甜過了頭的味道會變成苦的，但苦過了之後反而轉甜。我也忽然明白這段話不只有關味覺之事，也有關人生，許多的人生不也這樣，一逕追求甜蜜的人生，常常愈活愈苦，但真正過過苦日子的人，回頭一看，卻發現苦頭吃多了後就沒什麼怕苦之事，反而更懂得日子不苦就是甜的道理。

少年人要花時間才會習慣苦味，進而珍惜、喜歡起苦味，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歷史典故，有老靈魂的民族通常也懂得品嚐苦味；除了中國人之外，最懂苦味的民族大概是日本和義大利了。

秋天在京都時，日本人喜歡享用一道彷彿秋之心的土瓶蒸，土瓶內有三樣不可缺少的秋味，即秋天上市的柚皮、銀杏和秋茸，這三種東西的滋味都是清香中帶微苦，吃了後讓人明白秋天來了，而人生之秋是帶著微苦的感受，就像秋天盛產的秋刀魚之味，就在品嚐秋刀的肚腸之微苦。

義大利人更愛苦，義大利老人常常在清晨早餐時就喝一杯苦苦的 Campari，所謂苦酒人生，但義大利人卻喜歡這種苦味，義大利還像中國人般愛吃苦菜，中國人有「菜」，義大利人有芝麻菜、茴香、朝鮮薊，都以品出微苦之味為上，義大利人說這些帶苦的蔬菜吃了可以清潔血液。

原來自找苦吃是好事，人生之路走下來，愈來愈不敢嗜甜，少年時最愛之甜味，卻是中晚年人避之猶恐不及之事，但少年人怕的苦味，卻愈來愈受歡迎，原來人生就是要明白懂得接受苦味，進而欣賞苦味，這麼一來，苦味也就不苦了，人生一場，學會和苦味同在，人生也就不那麼苦了。這些事一想明白，果然心靈就清澄了，說苦味可清心，竟然是生命頓悟的味道。

如今，當我喝下一杯現榨的明日葉的苦汁時，竟然開始有回甘的體會了。

八、愛上市場的喧囂

劉克襄

在不同的城鎮旅行，最喜歡走逛清晨的傳統市場。遠遠地，看著人群的攘往熙來，還有不時從裡面傳出的，活絡又吵雜的買賣聲音，無疑的最接近地氣。那也是最讓人亢奮，難以壓抑歡欣的所在。

走進傳統市場，我最愛比喻自己是走進森林的觀鳥者，遇見了鳥群覓食集團的到來。那些吱喳走動，各形各色的林鳥，帶出了最為繽紛的嘉年華會。如果沒遇見這樣的鳥群，彷彿沒遇到森林。

買賣蔬果者一如鳥群的集聚，只是地點更加固定。我在市場走逛，不一定是去探訪食材，尋找當令食物，或者遇見新奇的蔬果。更多時候，毋寧是要浸染於這種奇妙熱鬧的氣氛。那些聲音難免會出現吵嚷、吼叫和爭執，更有嘶聲力竭的叫賣，但更多是平和帶有人情溫暖和閒話家常的交易。這些以錢取物，或以物易物，甚至是賒帳之類的緊密互動，總集來說，大抵是快樂的，飽含正面的力量，彷彿都在為下一個歲月的良好，積極努力地活著。

許是這樣的生活觀，假若良久未到傳統市場，我常心懷不安。尤其是沒到那些偏遠小鎮的早市，沾點鄉下人氣。過去，我常利用假日時，搭乘火車或公車，不辭辛苦，只是到這樣一座小鎮的市場買菜。我不會買很多，最多手上拎著二三食材，讓人感覺自己不是觀光客，而是融入整個城鎮的市民。

市場的聲音或許是喧囂的，卻是這座城鎮最悅耳的聲音，一天醒來最美好的開始，一如清晨的眾鳥齊鳴。一位阿婆跟你描述她如何栽種瓜果，或是一位阿公跟你敘述藥草的採摘，都像民間詩人在朗誦自己的生活故事，都像一首悠揚詩歌的行吟，讓人久久回味不已。我更因為這些平凡的販夫走卒物而懷念小鎮，而認識了周遭的物產。

因為忙於新聞職場的工作，正常閱讀對我是相當奢侈的，我常是藉由這等土心地氣，翻讀相關的食物之書藥草之籍，不斷反離自己的生活。或者尋思著生態環境更為廣義的理念，甚而是對美食的認知和想像。

更進一步推想，我若有這類朗讀，必然會先要找到這等傳統市場背景的節奏，我才能踏實的找到最適宜的食物，不以舌尖味蕾的咀嚼，而是用聲音跟讀者分享。若沒傳統市場的擾攘和紛亂，我的食物想像無法表述。我會不安。

九、綁一串童年

林芸懋

從小就最喜歡回大阿姨家。對年幼的我來說，大阿姨家就像是《紅樓夢》裡的賈府，熱鬧鬧，讓我流連忘返。我是跟著劉姥姥探親的板兒，只顧著吃，顧著玩，無憂無慮。

在我心裡，大姨家與美味畫上等號。大姨廚藝了得，晚餐的菜盤多到需要用上餐桌轉盤，和我們家的四菜一湯完全兩樣。滷肉、苦瓜封、米糕都好吃極了，連春捲和粽子都會做。也因此，每當夏天來臨，我就眼巴巴地等著端午回阿姨家，想著吃粽子。

包粽子的步驟繁複而耗時。先要煮粽葉，接著洗葉子、洗米、泡香菇與蝦米、剪魷魚、切紅蔥、滷豬肉。

一大清早備好料已近中午。緊接著要爆香蔥頭，拌入蝦米、香菇、魷魚，加入醬油與五香粉；最後拌炒花生與糯米，且用醬油潤色，才終於可以開始包。

重疊兩片粽葉，折角，盛入糯米與餡料，捆繩，下鍋，煮一個半鐘頭，終於大功告成。

雖然說得出步驟，但其實我每次進門，粽子都早已在電鍋裡面等著我，從沒親眼見過步驟。每年，祭拜結束後的下午，大人小孩都聚在餐廳，一人一顆粽子，吃遲到的午餐。我總是興高采烈地剝開竹葉，顧不得禮數，大口大口地吞食，為了單純的美味笑開了花。

我極愛那段時光。大家聚在一起，圍著圓桌閒聊。偶爾有人說了好笑的話，便哄堂大笑。雖然我只是默默地聽著，可是我總想永遠停留在那時。只負責聽，什麼都不必在意、不必擔心，吃著美味的粽子。

屈原孤獨投水的日子，卻是我童年最完整幸福的相聚日。

而臨回家前，大姨又會給我們另一串特為母親做的粽子（只用瘦肉包的粽子）。多年來的習慣，離開大姨家時總是大包小包。這麼說來，母親不是女兒賊，而是妹妹賊才對。即使母親與阿姨未曾對彼此說過關於愛的隻字片語，但四五十年來的姊妹情意，都含在禮物裡。愛恰似粽子的棉線，將兩人緊緊綁在一起。

近幾年，阿姨不再綁粽子，而我也告別童年很久了。但每到夏日，我總還是想起，當年我是如何專注地吃著粽子，多麼不在乎人情世故與禮數，只一心沉浸在那單純而豐滿的幸福裡。

十、一片樹葉

東山魁夷

人應當謙虛地看待自然和風景。為此固然有必要出門旅行，同大自然直接接觸，或深入異鄉，領略一下當地人們的生活情趣。然而，就是我們住地周圍，哪怕是庭院的一木一葉，只要用心觀察，有時也能深刻地領略到生命的涵義。

我注視著院子裡的樹木，更準確地說，是在凝望枝頭上的一片樹葉，而今，它泛著美麗的綠色，在夏日陽光里閃耀著光輝。我想起當它還是幼芽的時候，我所看到的情景。那是去年初冬，就在這片新葉尚未吐露的地方，吊著一片乾枯的黃葉，不久就脫離了枝條飄落到地上。就在原來的枝丫上，你這幼小的堅強的嫩芽，生機勃勃地誕生了。

任憑寒風猛吹，任憑大雪紛紛，你默默等待著春天，慢慢地在體內積攢著力量。一日清晨，微雨乍晴，我看到樹枝上綴滿粒粒珍珠，這是一枚枚新生的幼芽凝聚著雨水閃閃發光。於是我感到百草都在催芽，春天已經臨近了。

春天終於來了，萬木高高興興地吐翠了。然而，散落在地面上的陳葉，早已腐爛化作泥土了。

你迅速長成了一片嫩葉在初夏的太陽下浮綠泛金。對於柔弱的綠葉來說，初夏，既是生機旺盛的季節，也是最易遭受害蟲侵蝕的季節。幸好，你平安地迎來了暑天，而今正同夥伴們織成濃密的青蔭，遮蔽著枝頭。

我預測著你的未來。到了仲夏，鳴蟬將在你的濃蔭下長嘯，等一場颱風襲過，那吱吱蟬鳴變成了淒切的哀吟，天氣也隨之涼爽起來。蟬聲一斷，代之而來的是樹根深處秋蟲的合唱，這唧唧蟲聲，確也能為靜寂的秋夜增添不少雅趣。

你的綠意，不知不覺黯然失色了，終於變成了一片黃葉，在冷雨里垂掛著。夜來秋風敲窗，第二天早晨起來，樹枝上已經消失了你的蹤影。只看到你所在的那個枝丫上又冒出了一個嫩芽。等到這個幼芽綻放綠意的時候，你早已零落地下，埋在泥土之中了。

這就是自然，不光是一片樹葉，生活在世界上的萬物，都有一個相同的歸宿。一葉墜地，絕不是毫無意義的。正是這片片黃葉，換來了整個大樹的盎然生機。這一片樹葉的誕生和消亡，正標誌著生命在四季里的不停轉化。

同樣，一個人的死關係著整個人類的生。死，固然是人人所不歡迎的。但是，只要你珍愛自己生命，同時也珍愛他人的生命，那麼，當你生命漸盡，行將回歸大地的時候，你應當感到慶幸。這就是我觀察庭院裡的一片樹葉所得的啟示。不，這是那片樹葉向我娓娓講敘的生死輪迴的要諦。